

安庆旧影

最后的《新皖铎》报

陈向东 文/图



《新皖铎》报原址旧影，图中女子为杨思美（杨孝龙之女）

1949年4月22日，皖城安庆街头人迹寥寥，商店均关门闭户。夜8时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入城，全面接管安庆。4月23日晨，坐落于安庆城肃路58号的《新皖铎》报社址一切如旧，当日4版32开的报纸如期出版发行，头版头条“大军进城，安庆解放”的新闻赫然醒目。

中午，报社来了三名解放军战士，为首的是名军官。他们仔细查阅安庆解放前后的《新皖铎》报，听取报社负责人的汇报，笑了，“你们还不知道吧，昨夜我军已进驻《皖报》和《民报》，对其全面接管查封，勒令其停刊，你们《新皖铎》报是今日安庆唯一出版的民国报纸了。”

黄昏，《新皖铎》报接到安庆市军管会的命令，“在军管期间，安庆一切民国报纸均暂停休刊。”至此，1949年4月23日便成为《新皖铎》报的绝唱。这份在安庆创办时间最长、前后达35

年之久的民营报纸正式停刊。

多年后，解放军二野军大老兵，原《新皖铎》报编辑兼记者杨思高回忆道：“我们家在安庆肃路《新皖铎》报社的房子，因1936年肃路拓宽改造，征用拆除了我们家前院，我们就在原址上拆除旧房建新楼，房子是报社总编辑、祖父张耀先聘请专业人员设计建造的。房子二层砖木结构，1937年春竣工。旧时安庆建房，

用斗墙，两边空砖，空墙里填充灰土。而报社房子的墙，一色扁砖上顶。楼板木质上乘，双层加厚，坚实又隔音。靠南的窗户正对肃路，我们一家人常伏在窗前看街上风景。可惜，好景不长，日本鬼子侵占安庆了。”

抗战胜利后，张耀宣一家回到安庆。因其女婿杨孝龙（杨思高之父）抗战期间在立煌县结识一杨姓宗亲。此人此时被任命为怀宁县警察局局长，杨孝龙被其任命为警察局总务科长。已经被别人侵占多年的肃路58号房屋很快得以归还。《新皖铎》报也随即被批准复刊。但生存困难。

1947年春，杨孝龙通过关系，为报社拉来一笔500万法币资助，又在上海获得一大批质优价廉新闻纸。5月，报纸全面复苏。杨孝龙任社长，张耀宣任总编辑，杨思高任编辑兼记者，报社还外聘了3名左右记者，新购

电台及印刷设备，秉承一贯的独立公正、针砭时弊、亲共亲民的办报方针，广受市民欢迎，发行量最高时达3000余份，为民国皖城民办报纸之首。

《新皖铎》报其时在业内有“一老一少”美誉。老，即总编辑张耀宣。他主要负责四版副刊“铎声”，绝大多数稿件系其自写自编，内容丰富，有诗词、小说、散文、随笔杂谈，栏目有多讽刺时弊的“黄莺儿”和“宝塔诗”，有借古喻今的历史掌故“白话聊斋”，文学性、趣味性、社会性兼而有之。深受读者尤其是省城各大、中学校师生喜爱。少，即，杨思高，他不仅主持报社的日常工作，还负责报纸三个版面的新闻，以真实性、时效性的新闻和新闻、大胆的版面著称。国民政府还都后，杨思高从安庆在前往南京报考大学途中，所乘“飞芜轮”全体乘客惨遭歹徒劫持，他随身财物也被洗劫一空。船到芜湖，杨思高迅即向《新皖铎》报发回“飞芜轮遇难记”的详实报道。当时安庆许多乘客家属忧心如焚，不明真相，争相购买《新皖铎》报，大大提高了报纸知名度。

1949年4月，在张耀宣及好友安徽盟盟负责人沈子修鼓励下，《新皖铎》报记者杨思高、程肇瑞、蔡仕伟、朱世璋四人及其孙张易元报考了解放军二野军大，均被录取，光荣入伍。

张耀宣（1881—1968），早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学堂，曾任安徽芜湖公学教员，和陈独秀、光明甫等皖江名人有过往。精通中医，和安庆名医张国范交往甚密。曾任安徽省救济院院长、临泉县县长、凤阳县参议长、安徽通志馆编纂、安徽文史馆馆员。1968年4月在蚌埠病逝。

杨孝龙（1904—1954），原名孔璋，字少龙，解放后不久在蚌埠病逝。杨思高（1926—2010），原名杨事高，参军后随部队进军重庆，后转业至沈阳工业学院任教授，2010年在沈阳病逝。程肇瑞参军后进军西南，后留在四川工作。蔡仕伟、朱仕璋留在云南工作。

起来那么难！

现在，一走到旧宅，我就会被提醒这张不快乐的脸，心莫名有点堵。

昨晚下班回来，路边卖苹果的吸引了我。一车红通通，像幼儿园小朋友齐齐扬脸喊我。我于是欢喜地低头，摸摸这个，揉揉那个，准备买几个。这时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

“白老师，也买呢！”

抬头，原来我的房客，也笑嘻嘻拿了袋子，在另一头选果子呢！啊！我终于看到他笑了。

无论生活的绳子勒得怎样紧，至少这一刻，他是松弛的，他的脸上生出一个晴天了。

这晴天和我无关，却也密切相关，就像这身边的每个你，和我无关，却也密切相关啊。这么想着，回家时，我走得轻快多了。

戏里戏外

谁没曾被困住

肖遥

《玫瑰的故事》刚播出，我关注的自媒体没有一个说好看的，也有可能是爱之深责之切，主要是很多亦舒粉不接受改编，我不是亦舒粉，对亦舒作品没有执念，但是我也理解他们的不满。正如我是李娟的铁粉，就不太能接受《我的阿勒泰》改编的剧，觉得味道类似，但境界和气象完全不对了。可能亦舒粉们也是这个心情吧。

子之蜜糖彼之砒霜，有的剧尽管备受诟病，对有些人来说却莫名有吸引力。即便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情况下，我发现自己对《玫瑰的故事》追得停不下来，这种熬夜追剧的现象，于我而言却是头一回。可能因为一开始就比较对胃口，清华大院的家庭让我想起小时候三线厂大院，我的代入感很强，大院是个小社会，生活稳定、人物性格单纯、家庭氛围宽松——使得玫瑰一家四口都很温暖。

有一天晚上我差不多一口气刷了十集，煽情的地方就快进，冲突的地方就细看，于是我被家人嘲笑，说我是闰土笔下的猹，天性爱吃瓜，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就喜欢看个美女渡劫，英雄失路啥的。看玫瑰被婆婆当贼样地看着，被方协文当犯人一样圈着，我一边感到窒息，一边被玫瑰的选择和命运牵肠挂肚到不甘心去睡觉。虽然自己没有那个经历，但也觉得很可信，谁没有被困住过呢？最可怕的是被困住却不知道自己被困住了，还总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变得不自信，产生自我怀疑，这就是那种家教太严格、对自己要求太高的孩子容易犯的错，明明是别人掐你脖子，你却总认为，是不是自己呼吸太窄？

其实方协文把玫瑰困住的同时，把自己也困住了——他被自己的认知局限困住了，认为生活理所当然男主外女主内，女人就应该在家带娃收拾家，他不接受别人有自我，也不接受人的多元化，尽管他进入大城市飞黄腾达了，但是他的意识还和他家乡左邻右舍的大老爷们儿差不多，对女性，即便是爱人也没有尊重和信任。

比起方协文，黄振华就善于突破一层层壁垒——接受自己爱的人的一切，爱所爱之人的所爱，为之感同身受，有强烈的共情心和理解力，因为打开了固有思维，用本心去判断，而不是用道德规矩、陈规陋俗、周围人的眼光来界定人生，黄振华就能抛弃面子、虚荣等等外在桎梏，在每一次情感考验来临之际，都能做出给自己的亲密关系添砖加瓦的正确选择，给予爱人充分的爱与力量，成就对方也成全自己。

于是，《玫瑰的故事》里最好看的感情戏，不是玫瑰的四段感情，而是玫瑰的哥哥和嫂子，职场精英，从强硬到柔软，人物转变可信。我周围不乏玫瑰这样被亲密关系伤害过的女性，也有不少苏苏这样被一段好的婚姻治愈温暖改变的女性。苏苏和黄振华两个人的感情戏，让人很爱磕，虽然他俩都不是那种性张力很强的、所谓行走的荷尔蒙类型演员，但是他俩亲亲抱抱举高高，就是那么养眼，一点也不输玫瑰和她对手的天雷地火。

玫瑰肉眼可见一天天不快乐了。亲密关系里，不快乐就是原罪，幸福是个很抽象的概念。我认为衡量人过得好不好就一个标准，看你是否平静，是否快乐？玫瑰终于意识到自己受够了，提出离婚，我松了口气，去睡了。



人间小景

久违的笑容

白海燕

搬进新房后，我原来的旧宅租给了一户农村上来的人家，男人在工地上做电焊，女人帮做做小工，儿子打工、待成家，同住的还有八九十岁的老母亲。

房租也不多，原来每次给付也很及时。但自疫情之后，就没那么顺利了。“老板拖欠工资很久了，我在催要呢！”“好多天没找到事做，手头真紧啊！”……男人苦着脸跟我这样那样解释，要求迟付。自然，国家不易，百姓不易，我身在其中，没有不体谅的道理。

今年又到该付房租时，男人忽然打电话给我：本来都准备好了钱，不料女人这几天骑车不慎摔了，正住院呢！钱给我周转一下吧！电话里，又急又疲惫的声音，把一张不知如何是好的黑脸呈递我面前。

忽然想起，我已久不见这个男人开笑了。每次碰见或者因事打交道，他都一脸阴天，我知道那不是针对谁，而是他自己活得心力憔悴。老母亲走了，要花钱；儿子结婚了，要花钱；吃饭租房，要花钱；老婆住院，要花钱……钱呢？挣